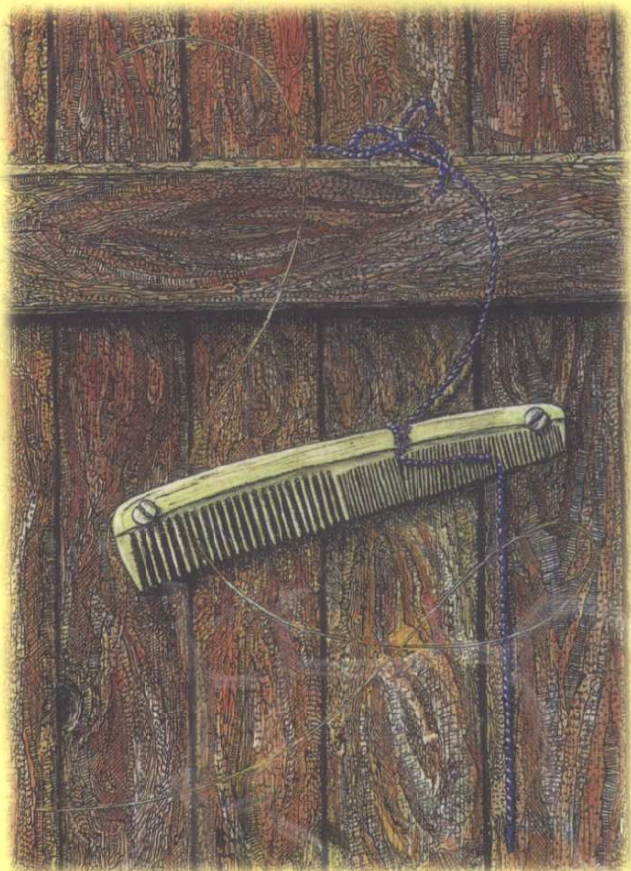


HONG
WEN
WEN
红辣椒文丛



方方小说精粹

红辣椒文丛 方方 著

FANGFANGXIAOSHUOJINGCUI

方方小说精粹

船的沉没
哪里来哪里去
桃花灿烂
一唱三叹
随意表白
暗示
空中飞鸟



FANG FANG
XIAO SHUO
JING CUI



HONGYI
WENXUE

方方

本名汪芳，江西彭泽人。1955年生于南京。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大学期间开始文学创作。以写小说为主，间或写诗及随笔。在国内外出版小说、随笔集二十多部，现为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今日名流》杂志社社长兼总编。

(川)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徐 英
封面设计:廖新松
彭 博
技术设计:古 蓉
责任校对:伍登富

·红辣椒文丛·
方方小说精粹
方 方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冶金部西南勘查局测绘制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13.75 字数 308 千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20-04150-0/I·641 印数:1-8000 册

定价:20.00 元



总序

女性书写的别样风景

戴锦华

“女性文学”，或许是九十年代中国最为富丽而杂芜的文化现场之一。那是一处多种文化企图、多种文化驱动所共同运作的社会空间；其中日渐成熟的女性性别意识、日臻精美的女性文学书写，与将女性商品化、将女性自陈统摄于男性窥视视域之下的男权文化陷阱，彼此冲突抗争，又时有叠加重合。

或许劳拉·莫尔维的结论是对的，“我们无法在男权文化的天空下另辟苍穹”，但九十年代中国女性文化的实践，却无疑展现着女性书写的多样性空间及其相当广阔的可能。也许我们无法“另辟”一方女性的天空，但我们却无疑可以以自己的书写去展现丰盈各异的别样的风

景，去裂解男性文化大一统的文化/性别视野，去展示“同一地平线”上的文化与社会生存。尽管萧红曾慨叹“女性的天空是低矮的”，但书写这“低矮天空”下的女性生存，却未必是对这份“低矮”的认可；相反，这不仅是对“低矮”的抗争的姿态，而且是对女性空间/天空的拓展与夺回。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九十年代中国女性文学书写的成熟，从另一侧面上凸现了女性文化更为深刻的困境：在女性的书写与性别的书写之间；在对自己的性别身份与处境的自觉、指认、自陈与性别本质主义的樊笼与规范之间；在女性对男权文化及国族认同的消解与女性的社会表达与社会角色之间；在知识女性的反抗性书写与不时被凸现的性别身份所再度遮蔽的女性群体的阶级、种族差异命题之间；在女性知识群体与男性精英的冲突与共谋之间；在女性书写的先锋性、个人化与文化市场、通俗文学样式对女性作者的“天然结盟”之间。犹如我们无法拥有一方女性文化的纯净的苍穹，犹如女性文学并非“纯文学”圣殿中的一处净土；女性的文学书写，也始终是一隅镜城，一个绚烂而繁复的话语运作空间，是女性的内省、抗争、陷落并再度突围的起跑线。或许，女性书写便是一次不间断的文化突围与历险。

本系列入选的五位女作家铁凝、蒋子丹、陈染、方方、斯好无疑是当代文坛上卓有成就的一组，她们姿态各异、风格迥然的作品，使这一系列成了九十年代女性文化图板上引人注目的一方拼图。如果一定要为她们寻找某种共同的特征，那么这共同之处并非作为其生理性别的女性身份，而是她们共同的、跨越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经历；是她们以女性书写，为这个不断发生着断裂、不断经历着扁平化的历史时段，所提供的文学与性别的思考和见证。除却陈染作为一个相对的例

外——她的作品序列在九十年代初成了女性自陈式书写的开先河者；其他四位作者的作品并不刻意强调作者的与文本中叙事人的性别身份，但在她们的叙事视点、书写方式中，女性立场却无疑是小说写作中的重要结构性因素之一。不同于八十年代女性写作，九十年代的女作家们不再于任何意义上将理想自我与理想人格的因素寄予男性角色；所谓“寻找男子汉”已成为重构性别秩序的过程中的一幕喜闹剧。如果说，“寻找男子汉”，已演变为虚构男性当代英雄，并转而由中国的文化工业——准肥皂剧生产来承担其“使命”，那么，在女作家笔下，这一过程并未简单且轻易地将其转换为所谓的欲望内投——书写女性的理想人格、或曰“新女性”。事实上，九十年代女性写作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多重意义上的反思与内省式写作，这不仅是对八十年代中后期对女性角色、境遇与命运的深入思索，不仅是以女性自陈（准自传）写作所呈现的性别意识及其拒绝姿态的选取，而且成为女性作为特定的主流社会边缘人的角色，深刻反思男权社会及文化的裂隙、破绽与荒诞。在此，蒋子丹的《从此以后》与铁凝的《对面》——一个男性窥视者的故事，堪为代表。在这两位作家的作品序列中，颇具异曲同工之妙的，是铁凝的《遭遇礼拜八》与蒋子丹的《绝响》。这两个精美的短篇同时是两幕关于女性生存境遇的荒诞喜剧，前者书写一个快乐的“弃妇”是怎样地引发了“社会”的不安，以致必需“全体动员”来将其规范为“秦香莲版”而后快；后者则书写一位女诗人如何以自己的自杀身亡为结局，构造了一幕千古“痴心女子负心汉”的爱情传奇，却最终被读解为因两尾黄花鱼而负气身亡的市井闹戏。

作为这一省思的文学层面，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将写作的自指融入了女性的追问自我与性别的社会建构的质疑之中。不

期而遇的，是方方的《随意表白》与蒋子丹的《桑烟为谁而升起》同时将对女性故事的讲述，于开篇伊始，便暴露一次写作/虚构行为——对女性故事的书写，同时是对女性自我的质询。

此间，陈染的写作作为个案，则不断萦回在揽镜自照与自我拷问的女性自陈之间。如果说陈染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作品仍集中在女性的成长故事与父恋/母恋场景中，那么，她九十年代中后期的创作则更深、也更繁复地进入了“姐妹之邦”的书写。我们间或可以将《破开》视为女性书写中的一个特定的标识，一纸关于姐妹情谊与同性之爱的宣告；而她作品所构成的被述世界则如同层层缠绕、又绝望突围的女性文化的迷宫。

似乎介于女性书写的自指与自陈之间，斯妤的作品在魔幻与写实、暴露为虚构的书写与隐忍着真情的自陈之间犹疑。她的写作接近于某种性别书写的化妆舞会，面具遮蔽了血肉的面孔，但却不时地凸现、暴露了更为痛切的真实；那是一页《狂言》，一个曾过分将男权文化下的女性规范内在化，因之成了难于救赎的牺牲者的女性的“故事”。

在这一系列中，两位将其丰满的作品序列从八十年代延伸至今天的作家：铁凝与方方，为我们呈现了一份复沓中的变奏形态。作为八十年代名篇的《棉花垛》，触及了女人/历史/暴力的主题，它与“对文明的质询”共同构成了铁凝作品的双重主题；她九十年代的写作，则在这两个主题的融合与延伸中更加切近了女性命运的展现与思考。

在笔者看来，尽管因新写实而“浮出海面”，但方方的写作与八十年代后期的新写实潮汐有着鲜明又微妙的差异。或许正是方方的作品，向我们展现在当代中国甚为响亮、却面目不清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写作力度。其中对现实的敏锐关注与把握，写作

者一份拳拳的人文情怀，对下层社会、“普通人”的悲悯，成为贯穿方方写作的主要脉络。事实上，正是这份视角与关照使她在《一唱三叹》中触及了社会与女性的多重角色，女人与家国认同等重要命题。


或许可以说，正是在文学写作的意义上，蒋子丹构成了另一层面上的女性书写的特例。如果说，《桑烟为谁升起》以写作行为的自指、对典型的女性角色及其话语的戏仿写作成为女性书写的代表作品之一，那么，《左手》和《绝响》则作为两部隽永而妙趣横生的短篇佳作，而成为九十年代汉语写作中的佼佼者。

这一个作品系列当然只是女性书写图板的一角，华美而迷人的一角。这是女性文化的一处别样的风景，一个不断拓展与生长的另类空间。

1998年7月 北京

目 录

- 船的沉没····· (1)
- 哪里来哪里去····· (68)
- 桃花灿烂····· (86)
- 一唱三叹····· (168)
- 随意表白····· (194)
- 暗 示····· (250)
- 空中飞鸟····· (291)
- 世俗化时代的人文操守——方方访谈录
····· 方方 李骞 曾军 (417)



船的沉没

朋友 X 说，你如果实在手痒，你就写出来吧，权当是为我登的征婚广告。

——作者

这件事一开始就似乎被一股神秘的力量左右着。我力图摆脱它的牵制几乎耗尽我全部的精力。至今，我仍然在它的阴云笼罩下惶惑地注视我剩余的人生。运用“剩余”两个字也许显得不很合适，我昨天刚刚度过三十岁的生日。用我的朋友树凤的话说这是船刚出海的时候。

然而我总是觉得一个人从出世第一天起便开始计算他剩余的生命还有多少。

我是一个三十岁的独身女人。曾经准备在一个适当的场合宣布我的独身主义政策。其实有几次同学聚会我已经就这个话题说了“序言”，但每次都被机敏的同学岔向了别处。不要这样，所有的人都这么对我说。

我在任何公共场合下都落落大方，谈笑自若，妙语连珠。认识或不认识我的人都为我自自然然的风度击掌称好。他们中常有人指着我的脊背说像我这样心理健康正常的女人真是难得几个。而照常人的观点女人到了我这种年龄独居未嫁者大多会形成心理变态。或见男人退避三舍，眼里隐着无限仇恨；或趋之左右，忸忸怩怩地作出小女子的万般柔情；或在一切人面前挥着她们干瘦的胳膊，古怪地耍着老处女的脾气。而我，却从来没有这三态中任何一态的行为。我朗朗地发出笑声时，那声音干净纯正，不掺任何杂质。我的笑声常常感染旁人但更感染自己。我常常把我的“先锋”音响放得轰轰烈烈。来了客人，冬天请他们喝“麦氏”夏天则饮“可乐”。客人常叹惋自己一番然后说“你这种活法真叫人羡慕，世界上像你这样想得开的人也真还不多。”我听这话时依然笑意满脸，至多反问一句“是吗？”

那一天，冬日的阳光把大地照得一片惨白。屋顶上的雪在这温热之光下化成水从屋檐坠下，嘀嘀嗒嗒地敲打着台阶。当我走下湿漉漉的石阶，宛若一个痴呆患者恍惚心神地走出他的视线之后，我学会的第一件事便是掩饰心。光阴荏苒，昼去夜来，及至今日我干这事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即使心被炸得粉碎
血如井喷，可我还是能
安之若素，安之若素

我现在孤居在郊外一个小小的单人宿舍里。我们的学校离市中心有两个小时的路程。当学生们放学回家之后，这个世界仿佛就只剩下了我和墙角的小虫，床底下的老鼠。

我常常弄不清老鼠是我的敌人还是我的朋友。它们在夜里大摇大摆地在我的域地里狂欢时，那唏唏嗦嗦的音响常常不得不使我用被子从头到脚地将自己严密隐蔽起来，以免不小心被它们心血来潮地弄了去充饥。然而也只有它们的存在才使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意识到我的魂灵和我的肉体尚完美无损地结合在一起。意识到我的恐惧是来自我对生命的珍视。一天夜里，我的杯子“咣啷”地倒下了。我开了灯。一只极小的老鼠急剧地窜到了热水瓶上。然后它坐在瓶盖上，两个小眼睛滴溜溜地盯着我。我们对峙了很久。在昏暗的灯光下我们都欲言又止。最后它笑了笑，意味深长地抖了抖胡须，然后滑下暖瓶，悄声地消失。我常想它的笑意里是不是蕴含着某种启示。

我当然很清晰地记得：他是属鼠的。

那天，重庆大雨。而雾使这座升起在台阶上的都市变得朦朦胧胧。姨父把我送上船便匆匆而去。姨父消失在烟雨之中后，落入我眼中的便是这座孤寂的山城。江潮涌浪的喧声和风雨的撞击，淹没了城市的喘息：汽车鸣笛、人流嘈杂和小贩的吆喝。仿佛一个巨人在灰色的光线中闭着眼睛沉沉地睡了去。

我们的船在大雨中渐渐驶远。房屋、江堤、码头和平滑的嘉

陵江都变成编织在密蒙雨雾这块衬布上的图案，然后隐去。江面上只剩得两岸青山和一江风雨。

我常想我站在甲板上那副样子一定傻透了。我拎着一只灰色而肮脏的小旅行包。它的拉链坏了，拦腰扎着一根裤带般的细绳。我的棉绸短袖衬衣和长裤都皱皱巴巴地贴在身上。我漫无心绪地张望，脸上还残留着未曾擦净的泪痕。我记得从我身边擦来过去的人们都忍不住打量我几眼。一个男人甚至立在我的对面。他用死鱼一般的眼睛盯着我不眨眼。我在重庆刚刚经历一场恐惧事件。我的心尚未从那恐惧之中苏醒过来。我木然地用同样的目光盯着那双死鱼之眼。这种注视使得我突然发现人这种动物竟是如此丑陋。他们凭着那一张黄皮和半勺黑毛覆盖着的那个非圆非椭的头颅；凭着那凹陷于黄皮上犹如两个窟窿的眼儿和肉瘤般耸立的鼻；凭着那翻着两片红肉的嘴和它包裹着的或黄或白或黑的硬齿，自命不凡地把自己封为高级动物，生命之首，而我却突然觉得我曾饲养过的兔子和鸡与之相比倒是美丽得多。它们至少耐看。

我离开那男人的目光半逃似地穿过内走道。我把眼睛眯成一条缝。我相信我这样做的目的是尽可能地不看到人脸。而结果是我在走道出口处被绊了一个趔趄。那是伸得长长的一条腿。这便是他。

我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极力回忆我第一眼看见他时所产生的感觉。令人懊丧的是什么都没想出。目光相触没有火花。我甚至没有感觉到他有任何一个吸引人的地方。用现代女性的标准来论，他那张脸用“平庸”二字来形容绝不过分。那些青春酒刺布满颧骨处。而眼睛则淡而无光。他很瘦。他用手指捋捋他蓬乱的头发时我看见他的手指细长细长。他瞟了我一眼，没有

说对不起。他正低着头翻阅一本厚厚的书。我不在意他的态度而在意他的腿霸占的位子。我手心里捏着五等舱的船票。在这大江上漂泊几天几夜我必须寻一个较好的休息之处。

他翻过一页书,再次抬起了头。他用奇怪的眼光打量我。又是人脸!我扭头望至别处。心里一阵凄惶,不由泪如泉涌。他一跃而起,说:出了什么事?这是他对我说过的第一句话。我想我在某一天咽下人生最后一口气的那一瞬间,这五个字仍然会从遥远的年代一个一个地蹦入我的脑际。我生命的许多欢乐许多痛苦便是这五个字拉开的序幕。

我哽咽着对他说我没地方坐,然后亮出手心的五等舱。他莞尔一笑,说就这事呀。他说着重新坐下,缩回脚。喏,坐这儿。他说。

二

我常常做恶梦。只有一个梦不断重复出现。它的情节和结局总是大同小异。那只红绿相间的球从梯路上一级一级地跳下,然后急旋着奔向马路。然后满耳都是尖厉的喧嚣。每逢此时,我的胸口都仿佛被堵塞着。我呼吸急促。挣扎着意欲叫喊。很长很长时间叫不出声。最后才在我几乎觉得自己已经憋死的情况下蓦然醒来。我大汗涔涔。

那一幕场景便在我醒来之后顽固地浮出我的脑海。鲜亮的太阳从参差不齐的高楼后斜照过来。马路被楼房的阴影割成了灰白和浅黑两大色块。很多很多懒散的人挂着他们黑黄黑黄的面皮僵尸般来来去去。空中没有风。只有暑热蒸出的烘臭烘臭的汗气弥漫着扑向每个人的鼻孔。一个耀眼的孩子蹒跚着追踪

他的皮球。卡车便恰恰在这时拐过弯急驶而来。姨妈走在我的左边。她冲向马路时发出一阵尖锐的叫喊。她伸长手臂将小孩一掌推出老远。而她自己突然失重一个踉跄跌倒在地。汽车便从她的双腿上碾过。姨妈脸白如纸，无声无息。她双腿的血与肉同车轮上的泥泞揉在了一起，印出了几米长的车辙。男人们呼喊救人。女人们掩面而泣。这样多的血这样惨的事使我魂飞魄散。我叫着“姨妈”然后晕倒。

那一年我十六岁。我只身出门旅行。重庆是我的第一站而那天是我到重庆的第一天。

我在表兄和姨父面前像一个真正的杀人犯一样总是垂下我的头颅。我甚至不敢看他们一眼。这种罪犯意识折磨了我许多年。至今我见着表哥或收到姨妈来信仍要怦然心跳。我惯有的骄傲之气在他们面前早作烟云散去。我除了谦卑还是谦卑。

姨妈活下来了，但没有了腿。她成了英雄，但失却了自由。她那半截身躯无论站在凳子上或在轮椅上，无论是躺下或是直起都令人毛骨悚然。姨妈是小学老师。街头巷口总是出没着她长大或没长大的学生。学生们在同她说话时眼光总投向别处。这个细微的动作使姨妈难以忍受。于是她尽可能不出家门。姨父提出离婚是在五年之后。他有他做人的要求而姨妈无法给予。那一年我匆匆赶到重庆时，姨妈直愣愣地望着我。没有悲哀亦没有欢喜。她以往的端庄娴淑的神情了无踪影。她呆痴的脸上显现出的全部气息都是死亡的气息。姨妈拒绝了我接她到汉口的提议。她说她不想到处“展览”。她说你赶快走吧，免得又闹出什么事来。她的话令我无地自容。她的灾难的起始是我死拽活拉地让她陪我去新华书店买地图。她曾让表兄陪我同去而我则以“不同男孩子上街”为由拒绝了。我像丧家犬似的逃出重

庆,逃出姨妈的阴影覆盖之下。我到重庆去过三次。但我在那儿呆的天数总共不到五天。第一次是在姨妈抢救完后姨父送我上的船。姨父深凹在脸庞上的眼睛极冷淡。他在船上才告诉我只买到五等舱。我在同他分手的最后一刹那,泪水纵横。我抓着他的手连连地说着原谅我,原谅我,姨父说这哪能怪你呢?姨父当年的声音至今仍清晰地响在我的耳边,那么沉重又那么宽容。第二次送我的还是姨父。这一次说“原谅我”的是他。他的声音虚弱而颤抖。他的凹陷的眼睛中流露着难言之苦。我说不存在原谅的问题。每个人都应该美好地活。

这是他说过的话。他在我临去重庆前问我见着姨父你准备怎么说?我说我原谅他。他说这不存在原谅的问题。每个人都应该美好地活。

姨父对这句话的反应是一眶热泪和无数喃喃的“谢谢。谢谢。”

我坐在他的对面,闭着眼打盹。船慢慢地开着。江水何其平缓柔软,而发动机却吃力地发出轰隆隆的喘息。如此这般,依然只能使船铁虫一样爬行。在这寂寞而漫长的旅途中,我一次又一次看见那血肉模糊的车辙。

天灰黑的时候,江风裹着几丝寒意卷了进来。我下意识地抱了抱手臂。

有衣服就再套一件,江上风大。他说。

这是一天来他对我说的第二句话。我在他温和的目光注视下,手忙脚乱地打开小包,抽出一件灯芯绒外套。

他说你是中学生?

是的。我说。

他说武汉的?

我说是。在市实验中学上高一。

他说很巧，我们是校友。他说完又问不是刚放暑假吗？怎么不在重庆玩玩？

他的话令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没有回答。

停了一小会儿，他似乎有点小心翼翼地问：丢钱了？

我摇摇头说不。然后断断续续向他讲述了在重庆发生的事。我的痛苦我的自责我的恐惧，一切的一切。我都说了。我不知道我当时怎么会有那样的勇气，把自己最隐秘的心事毫无保留地说给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听。我忘却羞耻地呜呜痛哭。这使得邻近一些好奇的人围过来观看。他什么也没说。突然递给我一条大手帕。他做了一个揩眼泪的手势。

他再次说话的时候船已抵达万县。大轮要在此停泊一夜。明日进入三峡。他说你不上去走走？我说不。他去了。返回时抱着两个西瓜。

他说我在乡下看过两年瓜。我挑的瓜除了甜没别的味道。他说罢开了一个。那瓜竟是夹生的。这个结果令我哑然失笑。他沮丧地扔了瓜，擦擦手说我是特意弄个坏瓜让你笑的。像你这样年龄的女孩，生活中应该只有笑而没有痛苦忧伤这一类货色。我说我原本是极爱笑的，只是现在没了情绪。

他说又记挂着自己的滔天罪行了？不过你若觉得充当刽子手这个角色很适宜于你，你就扮演下去好了。

我说怎么会，怎么会呢？

他说是什么？我还以为这是你的远大理想哩。要不你怎么老是往那个帽子下钻？

我说如果不是我，姨妈就不会出门；她不出门就不会见到那